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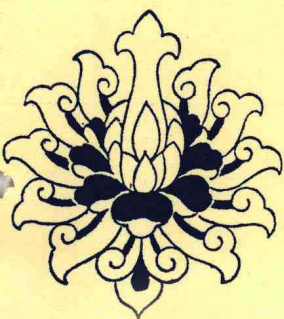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主编 杨晓敏 郭昕



谢志强小说

主编 杨晓敏 郭 昕



谢志强 --- 小小小说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湘〕新登字 002 号

中国当代小小说作家丛书

谢志强小小说

杨晓敏 郭 昕 主编

责任编辑：张先瑞

校 对 人：宋燕飞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码：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97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125

字数：145,000 印数：1—4,500

ISBN7—5404—1671—8

I·1334 定价：8.80 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技质科联系调换

(厂址：邵阳市双坡岭 邮编：422001)

序

吴泰昌

几十年来与方块字打交道，有时自己也写一点东西，总要面对大量精美有时却也是不那么精美的文字，说句老实话，能给人以新鲜感的东西并不很多。然而也有例外，那就是小小说。对一部分小小说，我始终是抱有兴趣的。无论何时何地，随便翻阅几篇，或多或少地都会给我一点意外、一点迷惑、一点惊喜。

如果让时光倒转，十几年之前，恐怕还没有多少人知道小小说——或者说微型小说——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的。穷本溯源，我国小小说的发端也许可以一直追溯到《世说新语》，但无可否认的是近十几年来小小说在我国获得长足的发展，极大的普及。随着时代的进步，生活节奏的加快，小小说已经赢得了越来越广泛的读者，人们似乎真的是越来越喜爱小小说了。

小小说，顾名思义，不过是短小精悍而已，小巧灵秀而已。在篇幅上、容量上、气魄上，小小说当然

无法与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甚至短篇小说相提并论，小小说是有其先天不足的一面的。有一利必有一弊，有一弊也必有一利。十几年来文学的发展，创作实践的结果是小小说化弊为利，在自己独有的领域取得了堪称辉煌的成绩。正因为短小，才更要求精致，小小说的语言、情节是绝对掺不得水分的。不用担心在小小说中遭遇板起面孔的说教，令人乏味的冗长，胡编乱造的生硬，故作娇媚的煽情。小小说经常给人们一些意想不到的情趣、情节，一些新的视角、理念，一些浓缩的场景、画面。从这个角度来讲，小小说更像我们文学长廊中的盆景，它虽然不足以反映、记录我们这个时代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风云变迁，但我们却不妨从作者匠心独具的营构当中捕捉到大自然的风声雨声，依稀分辨出人情物事的沧桑巨变。将新时期以来小小说的创作实践作一次梳理总结，无疑是一件很有必要的事情。所幸的是，早已有人在做这件事了，这次八位文友的小小说结集出版，也是这件事情的继续。八位文友的集子当然不能够展示小小说创作成果的全貌，但我们何尝不可以将这八部集子亦当作一篇小小说、一个美丽的盆景来看待呢。吴金良的创作轨迹不正好和中国小小说文体由稚嫩走向成熟的轨迹相吻合吗？刘国芳叙述材料的细微特征不悄悄生成了小小说特有的丰富性与偶然性吗？许行实际上就

是在用小小说的形式再现自己的人生历程，孙方友的笔触伸向了过去时代的历史故事与民间传说，他的文字当中的传奇色彩恐怕又不同于一般的传奇作品。而王奎山的作品又是多么富于生活气息与独特的情感体验呀。谢志强在方寸之间花样翻新变化莫测，他可以把小小说写得很有故事性，也同样可以写得很散文化，生晓清看到了太多的时代悲剧与生活喜剧，他的描绘总是被一种“理性精神”所主导着。凌鼎年则在不断寻找着变化，寻找着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与文人心态的准确把握……尤其令我感到高兴的是，我终于看到一批有名的和不那么有名的，十几年来在小小说创作的田野上辛勤耕耘并卓有成效的作者结集出版他们的代表作，这说明我们的小小说领域也终于有了一支稳定的，质量上过得硬的创作队伍。

我的朋友杨晓敏先生和郭昕女士，是这套《中国当代小小说作家丛书》的主编。他们为倡导小小说这种文体，曾编选过几套小小说选集，这次又推出这套丛书，系统推介小小说领域的成名作家，这对于促进我国小小说创作队伍的发展和兴盛，对于促进我国小小说创作的繁荣，无疑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愿小小说这朵小花在文学的百花园里开得更加艳丽，愿我们在小小说的领地里能有更多的惊奇，更多的发现。

1996 岁末于北京

目 录

序	吴泰昌(1)
杨梅	(1)
半支蜡烛	(3)
紫檀匣	(6)
冲动	(9)
外婆的小河	(11)
航空信封	(14)
其实我也这么想	(17)
雪天飞过一只白天鹅	(20)
旅行规则	(24)
黄鳝精	(27)
西北风之夜的童音	(31)
古陶罐	(34)
会飞的树	(37)

失落的戒指	(40)
怀疑对象	(43)
无法接近	(46)
丢失的心脏	(48)
寻找	(54)
垃圾	(56)
第三者	(58)
门槛	(61)
差错	(63)
漫长的旅程	(66)
基夫多现象	(68)
网	(71)
我的小青羊	(74)
上午	(77)
理发	(80)
别扭	(82)
打着旗号	(85)
源	(89)
出售新房子的老人	(92)
青年硬笔书法家	(95)
金梦	(99)
米	(102)
陪会	(105)

超前	(108)
趁机	(110)
颤抖的手	(113)
山子	(116)
诗人	(119)
迷途中的朋友	(123)
导演	(126)
像蛇一样的伤痕	(129)
一个小小的噱头	(133)
玩笑	(135)
连锁反应	(138)
棋路	(141)
请你提个周末活动项目	(143)
诱惑	(146)
一个即将出世的歌星	(148)
假如先生	(151)
你看今晚吃啥菜?	(154)
模仿	(157)
盛名	(160)
牌子	(164)
配套	(167)
一阵风	(170)
包装	(173)

石狮	(176)
耳中犬	(178)
价值	(182)
出窍	(187)
伞	(191)
考察	(194)
我们的邻居	(197)
足迹	(201)
请对号入座	(204)
爱之树	(206)

作家创作谈：一堆“积木”	谢志强 (209)
作家印象记：余姚有个谢志强	丁 年 (212)
作家创作论：写实与想象	刘海涛 (215)

杨 梅

去年，阿惠读一年级。六月下旬，本地的杨梅进入旺季，车站、街口、桥头，都能看见一摊摊小竹篓盛着的乌红色的杨梅。

这天，临下课前，老师说，同学们，今年吃过杨梅的同学请举手。

一条条小胳膊像竖起一片幼林。独独阿惠的两手放在桌上的膝盖上，那脸，也像一片枯叶，褪了色，慢慢地垂下去。

老师说：阿惠同学下课后到我办公室来。

阿惠一眼瞧见办公桌两摞作业之间，搁着一盘乌红乌红的杨梅，很大、很圆，她的目光避开了它，说：老师……

老师抚着她稚嫩的肩头，和蔼地说：吃。

阿惠说：我不吃。

老师亲切地说：不喜欢？

阿惠欲走，老师拉住她，用张白纸，折成个圆锥体，盛得冒了尖。

阿惠出校门，避在一株梧桐树背后，一颗一颗，慢慢地嚼，甜中微带酸，使她想到漫山的杨梅树。

今年，阿惠升到二年级了。六月下旬，杨梅进入旺季，虽说小年，车站、街口、桥头，仍排着山民守着的一簇簇杨梅，簇上遮盖着几枝绿叶细梢，叶片间隙露出的杨梅果，个儿特别大。

这天，临下课前，老师布置作业，说：同学们，今年吃过杨梅的同学请举手。

一条条小胳膊都理直气壮地举起，唯恐老师看不见。阿惠的手也举起了。

老师笑了，说：好！回家后，写一则日记，主题就是杨梅，怎么写都行，要写出自己看到、吃到杨梅的真情实感。

晚饭时，阿惠小心地说：姆妈，我要杨梅。

妈妈一停筷子，说：小姑娘要一心一意学习。

阿惠说：老师要我们写杨梅。

妈妈说：你嘴馋就嘴馋，别拿作文当幌子。今年的杨梅还吃得起啊，价格听听都吓人，你用心学习，将来不愁没杨梅吃。

阿惠嘟哝了一句，终于没吭声。晚上，她咬着铅笔头，一下想到去年的杨梅，以及漫山的杨梅树，缀满了点点红乌乌的杨梅果……

老师在阿惠的日记下边批了个“优”，还写了“感情真实，语句流畅”的批语。并且，将这篇日记作为范文进行评讲。全班同学都投来羡慕的目光。阿惠听着听着，却又出神地想着街上一簇簇杨梅果，山上一株株杨梅树……

半支蜡烛

那天出差，我来到北方一个陌生的小城市，投宿在一家普通的旅馆。进进出出的，都是陌生面孔。

房间内有三个床位。入晚，仍是我一人；我担心着随时可能闯进一个陌生人来。我看着电视，荧屏一闪一闪换着人物，很频繁。我略为轻松了。蓦然，荧屏内热热闹闹的人群没了影儿，室内一片漆黑，像隆重的舞会一下断了电。楼外的灯光也消逝了。整幢楼传出惊愕的呼叫。

我摸近写字台，拉开抽屉，捏住了空荡荡的抽屉一隅的半截蜡烛。这是我进入这个房间时，无意中发现的。

半支蜡烛，躯杆很细很圆，也很凉，它躺了不知多久，几乎被遗忘了，连服务员清理房间时也忽视了它的存在。我捏着它。我没有火柴，捏着蜡烛，走出房门，能看到长长的走廊尽头一扇窗口外边朦胧的夜色。走廊内一片紊乱，开门声、脚步声、召唤声。显然，大家都没料到断电。

于是，我想，我手里的半截蜡烛已有些年月了——人们似乎已经忘记了它的存在。可现在我握着它，生怕它失落，我握着它，我的体温通过掌心温暖了它。

迎面闪过一个身影。我说：有没有火柴。她说没有。她一开口，我才知道是个女性，声音使我想到了山泉。她喊服务员，声音包含着恐慌。我说我有蜡烛。她便朝走廊内毫无目标地喊，谁有火柴打火机，点个亮。她仿佛向人间呼吁。

我继续试探着朝走廊尽头的窗口方向走。我的眼睛渐渐适应了突然降临的黑暗。我像持着旗帜招兵买马，我大声喊：我有蜡烛，谁有火柴。那个女性也尾随着我协同呐喊。我说：这么多旅客，肯定会有火柴的。似乎自言自语，似乎在安慰她。

数步远，猛然跳出一朵火苗，像茫茫戈壁的暗夜中遥远处闪现出一堆篝火。他说快点快点。一个中年男子粗犷的喉音。

我赶上前，蜡烛的顶端棉芯接触了打火机的火苗，像恋人美好深情的吻。蜡烛的火苗陶醉般地摇摇晃晃，渐渐明亮起来，欢跃起来。它的光亮映出其他两张绽开了微笑的脸，接着，又惊喜地围过来几张陌生的脸，都笑着。我看着他们并不陌生的陌生的脸，我也笑了。我没急于返回房间。这亮光属于众人，我不能独自享用。

她说：你倒有经验，出差还备着这玩艺儿。——

我说：我在抽屉里发现的，我可没先见之明，现在出差到哪里会没有电灯呢？在城市，蜡烛已成稀罕物了。

我持着蜡烛，缓缓地走过一张张敞开的门——迎接光明的门，我十分乐意地接受里边的旅客偶尔提出借个光的要求。他们是在寻觅断电的瞬间失却或遗落的物件；找着了那物件，像重逢一样的欢欣，简直显出孩童的纯真。

我的心房也随着烛光一亮一亮闪动。这座旅馆这座城市不再陌生和恐惧——一个人进入一个陌生地难免生出的感觉。

经过一扇一扇敞开的门，我到达了房间。又是意外，豁然灯火通明，荧屏又出现一个彩色的世界。走廊传来惊喜的声音，接着，传来纷纷“砰砰”地关闭房门的响声。我也关上了房门。

紫檀匣

那天，足不出户的奶奶远道来参加我们的婚礼。婚宴上，她那老枯的手握着我那可爱的新娘柔嫩的手，舍不得放开。她数次捎信来，催促我的婚事。现在，她满脸的皱纹都洋溢着喜悦。母亲说：“你奶奶年轻的时候长得蛮出色呢。”

奶奶颤颤地将一个紫檀木小匣子搁在我娇妻的掌心。终于喜孜孜地落座，仿佛了却了一桩心事。

宴后，众人送我俩进了新房。妻子好奇地打开了小匣子。她惊诧地说：“你来看看。”这是一个精致的小匣，看得出，已有了些年代，鲜红的绸垫里，躺着一块灰色的瓦片，有1厘米厚，形状却毫无规则，呈变形的梯形。我久住过老式平屋，所以知道这残片跟现在市内的老式平屋顶的瓦片毫无二致。我自语：“怎么回事？”

她说：“是不是奶奶出门仓促，弄错了。”

我摇摇头，说：“不可能，奶奶一直盼望着我们的婚礼，这个匣子，她珍藏了许多年，只听母亲偶尔提起过，我想，奶奶不会出错，这么精美的匣子盛一块平平常常的残片，看似不和谐，可一定有她的道理。”

妻子又一惊奇，绸绒布底发现一张巴掌大的宣纸，其上盖一个红印，四个字：天作之合。

爷爷的像片，我曾在母亲的一本影集中看过，黑白照，已泛黄，但当年英俊潇洒的姿态已固定在像片上了，看那样子，爷爷恨不得干一番大事业呢。母亲曾经告诫我不要提起爷爷，免得奶奶伤心。当年那场婚事，在小城引起轰动，都称赞是郎才女貌，天作之合。爷爷的父亲写得一手好书法，刻了一枚印章庆贺爷爷奶奶的良缘，我猜便是刻有“天作之合”的印章了。

翌晨，母亲见我们起床了，就端来了早点心，两碗桂圆莲子羹，说：“应当多睡一会儿。”

我打开窗户，一阵清新、凉爽的空气涌进。母亲一眼瞧见了梳妆台上那只敞开着盖的紫檀木小匣，说：“你奶奶早告诉我了，要把这个珍藏交给你们。”

我说：“姆妈，匣子里的一块破瓦片怎么回事？”

母亲拉住我妻子的手，说：“坐下，你们吃吧。”

我们坐在母亲的旁边，慢慢地吃着羹，很可口。

曾祖父的篆刻颇有功底，他用一块鸡血石料刻制了那枚“天作之合”的印章，又特地托人从上海带回来这个紫檀木匣子，印章配上匣子可谓“天作之合”。连曾祖父也得意非常。年轻时的爷爷奶奶的蜜月第三天，日本鬼子的飞机轰炸了这座小城市。一颗炸弹掀掉了新房的屋顶，爷爷被压在塌倒的屋梁下，咽了气。废墟里，翻出了这个紫檀木匣子，可印章已不知何处，而匣子里落了一块碎瓦片。说到这儿，母亲小心翼翼地拈起这块碎瓦片，说：